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二十三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黄礐

歴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二十二

明　楊士竒等　撰

禦邊

宋太宗時王化基權御史中丞一日侍便殿問以邉事對曰治天下猶植木焉所患根本未固固則枝幹不足憂朝廷治則邉鄙何患乎不安

朝廷議城古威州遣内侍馮從順訪于工部員外郎鄭

文寶文寶上言威州在清遠軍西北八十里樂山之西唐大中時靈武朱叔明収長樂州邠寧張君緒収六關即其地也故壘未圮水甘土沃有良木薪秸之利約葫蘆臨洮二河壓明沙蕭關兩戍東控五原北固峽口足以襟帶西涼咽喉靈武城之便然環州至伯魚伯魚抵青岡青岡拒清遠皆兩舍而清遠當羣山之口扼塞門之要芻車野宿行旅頓絶威州隅城東隅堅石盤亙不可浚池城中舊乏井脉又飛烏泉去城尚千餘步一旦

緣邉警急賊引平夏勝兵三千據清逺之衝乘高守險數百人守環州甜水谷獨家原傳箭野貍十族脅從山中熟户党項孰敢不從又分千騎守磧北清逺軍之口即自環至靈七百里之地非國家所有豈威州可禦哉請先建伯魚青岡清逺三城為頓師歸重之地古人有言金城湯池非粟不能守俟二年間秦民息肩臣請建營田積粟實邉之策修五原故城專三池塩利以金帛啖党項酋豪子弟使為朝廷用不唯安朔方制豎子至

於經營安西綏復河湟此其漸也詔從其議

端拱二年右拾遺直史館王禹偁上禦戎十事狀奏曰

臣伏以中國之病匈奴其來久矣故書云蠻夷猾夏寇

賊姦究則五帝之所不免也又詩云薄伐玁狁至于太

原則三王之所為患也爰自秦漢降及隋唐擊伐通和

布在方冊皆陛下之所詳覽矣臣今獨引漢之文帝時

事跡以為警戒望陛下留意而覽之則天下幸甚蓋以

漢之十二帝言乎聖明者文景也言乎昏亂者哀平也

然而文景之時單于最為强盛大肆侵掠候騎至雍火照甘泉宫哀平之時呼韓邪單于每歲來朝委職稱臣邊烽罷警此豈繫乎歷數而不由于道德邪臣以為不然矣且漢文景當單于强盛之時而外能任人内能修德使不為深患者由乎德也哀平當單于衰弱之際外無良將内無賢臣而使之來朝者繫于時也臣以為國家廣大不下漢朝陛下聖明豈減文帝契丹之强盛未及單于時至如撓亂邊土觸犯天威豈有候騎至雍而

火照甘泉之患乎在陛下外任其人內修其德矣以臣計之外任其人內修其德之道各有五焉謹列如左外任其人有五者一曰兵勢患在不合將臣患在無權陛下固未能專委一人則請於沿邊要害之地為三軍以備之若有唐受降城之類如國家有兵三十萬則每軍十萬人使互相救援責以成功有功者行賞無功者明誅則契丹不能南下矣二曰伺邏邊事罷用小臣用小臣則邊情有隱而不盡知也臣伏見往來邊上者多闕

茸小臣雖有愛君之心而無愛君之實恐邉疆塗炭而不盡奏邉民哀苦而不盡聞陛下誠能用老成大僚往來宣撫賜以溫顏使盡情無隱則邉事濟矣三曰行間諜以離之因釁隙以取之臣風聞契丹中婦人任政荒滛不法陛下宜委邉上重募邉民諳練蕃情者間諜蕃中酋長啗之以厚利推之以深恩蕃人好利而無義待其離心因可取也四曰以敵人攻敵人國之利也今國家西有趙保忠折御卿為國心腹陛下亦宜勑此二帥

率麟府銀夏綏五州張其犄角聲言直取勝州則敵人懼而北保矣此實不用但張其勢而已五曰下哀痛之詔以感激邉民頃歲陛下首伐燕薊盖以本是漢疆晉朝已來方入外域既四海一統誠宜取之而邉民蚩蚩不知陛下之意皆以貪其土地致敵人南牧陛下宜下哀痛之詔告諭邉民則三尺童子皆奮臂而擊之矣然後得蕃人一級者賜之帛得外地一馬者還其價得酋帥者與之散官如此則人百其勇而士一其心也内修

其德有五者一曰併省官吏惜經費也竊以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夏商官倍亦克用乂周設六官寮屬漸廣秦併六國郡縣益多食禄者日增力田者日耗降及漢魏以至隋唐員數有加職名無減清介者止餘俸料貪濁者又恣侵漁是以約人命官斯為中矣今百官之内三班之中若備論冗食且恐迂迴有煩聽覽只如臣舊知蘇州長洲縣七十餘家自錢氏納土已來聖朝命官之後七年無縣尉使主簿領之未嘗缺一事三年置縣尉

主簿又存之未甞立一功以臣詳之天下大率如是臣請黜陟庶寮併省羣吏賢者得以陳力不肖得以歸耕誠能省官三千員減俸數十萬以供邉備以寛民賦亦平敵之大計也二曰重選舉伏自陛下臨御以來崇尚儒術親至文闈志在得人未甞求備上自文士下及腐儒大則十數年之間便居富貴小則數月之内便預官常或一行可觀一言可采寵賜之數動踰千萬不獨破十家之産抑亦起三軍之心臣亦其人因自言爾臣恐

擐甲之士有使鶴之言望陛下減儒官之賜均戰士之恩矣三曰信用大臣參決機務蓋以分閫外之事者在乎將帥用堂上之兵者在乎相臣宜資帷幄之謀以決安危之策方今君臣親愛宰執賢明振古而來未之有比然而限以常禮隅以朝儀情恐未通言恐不盡臣每見千官就列萬乘臨軒中書有平章之文密院有機務之奏三司有出納之計歷階而進禮成而退為定制也臣望陛下坐朝之暇聽政之餘頻召大臣共議邉事定

而後行無容小臣間厠即係單于之頸斷匈奴之臂必有人矣四曰不貴虛名戒無益也臣以為聖人無名神人無功跡用不彰品物自化道德既喪功名始生五帝之時猶能不伐三代而下多有自矜動干戈則重困生靈得土地則空標史冊禍敗之本何莫由斯方今萬國駿奔四方康樂聖德被矣神功著矣唯兹北敵未服中原以臣思之恐是宗廟之靈天地之意慮陛下驕于大寶怠于安民用廣聖謨以為警戒陛下誠宜作備邉之

計示憂民之心不必輕用雄師深入敵境竭蒼生之衆
力矜青史之虛名如此則天道順人心悅年歲之間可
緩而圖也五曰禁止游手厚民力也夫牧民者君也聚
人者財也產財用者土地也闢土地者人民也民衆則
土地闢土地闢則財用足財用足則國家安矣方今雖
務農桑尚多淳薄耕織者鮮矣衣食者衆矣加以飛芻
輓粟之勞妨鑿井耕田之力若無條禁曷禦凶荒臣請
陛下先問戶部則輸稅之家可見矣又問吏部則食祿

之人可知矣又問兵部則軍人受食者可數矣又問祠部則僧道蠹人者可明矣復有臺寺之小吏府監之雜工總其數而計之聚其人而校之臣恐以三分勤耕苦織之人贍七分坐衣待食之輩欲望民泰不亦難乎況今郡縣雖多要荒且遠河北備邊之民力可用者唯東至登萊西至秦鳳南抵淮西而已此數十州者乃中土之根本不可不惜也望陛下少度僧尼少崇寺觀勸其風俗務于田農則人力彊而邊民實也若輦運勞於外

游惰耗於内人力日削邉用日多不幸有水旱之災則寇不獨在外而在乎内也惟陛下熟計之

是年朝廷將討幽薊詔羣臣各言邉事吏部尚書宋琪上疏謂大舉精甲以事討除靈旗所指燕城必降但徑路所趨不無險易必若取雄霸路直進未免更有陽城之圍盖界河之北陂淀坦平北路行師非我所便況軍行不離於輜重敵來莫測其淺深欲望回轅西適山路令大軍會於易州循孤山之北涞水以西挾山而行援

糧而進涉涿水並大房抵桑乾河出安祖砦則東瞰燕城裁及一舍此是周德威収燕之路自易水距此二百餘里並是沿山村墅連延溪澗相接採薪汲水我占上游東則林麓平岡非戎馬奔衝之地内排槍弩步隊實王師備禦之方而於山上列白幟以望之戎馬之來二十里外可悉數也從安祖砦西北有盧師神祠是桑乾出山之口東及幽州四十餘里趙德鈞作鎮之時欲遏西衝曽塹此水況河次半有崖岸不可徑度其平處築

城護之守以偏師比斷彼之右臂也仍慮布希為寇可分雄勇兵士三五千人至青白軍以來山中防遏此是新州嬀川之間南出易州大路其桑乾河水属燕城北隅繞西壁而轉大軍如至城下於燕丹陵東北横堰此水灌入高梁河高梁岸狹桑水必溢可於駐蹕寺東引入郊亭淀三五日瀰漫百餘里即幽州隅在水南王師可於州北繫浮梁以通北路敵騎來援已隅水矣視此孤壘浹旬必克幽州管内洎山後八軍聞薊門不守必

盡歸降葢勢使然也然後國家命重臣以鎮之敷恩澤以懷之奚霫部落當劉仁恭及其男守光之時皆刺面為義兒服燕軍指使人馬疆土少劣於契丹自被脅從役屬以來常懷骨髓之恨渤海兵馬土地盛於奚帳雖勉事契丹俱懷殺主破國之怨其薊門泊山後雲朔等州沙陁吐渾元是割屬咸非叛黨此蕃漢諸部之衆如將來王師討伐雖臨陣擒獲必貸其死命署置存撫使之懷恩但以罪契丹為名如此則蕃部之心願報私憾

契丹偏地尅日殄平其奚霫渤海之國各選重望親嫡
冊封為王仍賜弓器鼓旗車服戈甲以優遣之必竭赤
心永服皇化俟克平之後宣布守臣令於燕境及山後
雲朔諸州厚給衣糧料錢別作禁軍名額召募三五萬
人教以騎射隸於本州此人生長塞垣諳練戎事乘機
戰鬬一以當十兼得奚霫渤海以為外臣乃守在四夷
也然自按巴堅時至於近日河朔戶口虜掠極多並在
錦帳平盧亦邇柳城遼海編戶數十萬耕墾千餘里既

平邉鄙悉為王民拯其飢溺被以聲教顧歸者俾復舊貫懷安者因而撫之申畫郊圻列為州縣則前代所建松漠饒落等郡未為開拓之盛也俄又奏曰國家將平幽薊臣敢陳十策一契丹種族二料賊衆寡三賊來布置四備邉五命將六排陣討伐七和蕃八饋運九收幽州十滅契丹契丹蕃部之别種代居遼澤中南界潢水西距邢山疆土幅員千里而近其主自按巴堅始彊盛因攻渤海死於遼陽妻述律氏生三男長曰東丹次曰

德光德光南侵還死於殺虎林季曰自在太子東丹生永康永康代德光為主謀起軍南侵被殺於大神淀德光之子述律代立號為睿王二年為永康子明吉所篡明吉死幼主代立明吉妻蕭氏蕃將守興之女今幼主蕭氏所生也晉末契丹主頭下兵謂之大帳有皮室兵約三萬皆精甲也為其爪牙國母述律氏頭下謂之舒紳舒紳有衆二萬乃按巴堅之牙將當是時半巳老矣南來時量分借得三五千騎述律常留餘兵為部族根

本其諸大首領有太子偉王永康南北王裕悅滿達烏延等裕悅謂其國舅也大者千餘騎次者數百騎皆私甲也別族則有奚霫勝兵亦萬餘人少馬多布希其王名阿布達者昔年犯闕時令送劉琋崔廷勳屯河洛者也又有渤海首領大舍利噶瑪哈步騎萬餘人其鎧甲車仗竊為契丹之飾復有近界伊奇里室韋女真党項亦被脅屬每部不過千餘騎其三部落吐渾沙陁洎幽州管内鴈門已北十餘州軍部落漢兵合二萬餘眾此

是石晉割以賂蕃之地也蕃漢諸族其數可見矣每蕃部南侵其衆不啻十萬契丹入界之時步騎車帳不從阡陌東西一槩而行大帳前及東西面差大首領三人各率萬騎支散遊奕百十里外亦交相偵邏謂之欄子馬契丹王吹角為號衆即頓舍環繞穹廬以近及遠折木梢屈之為弓子鋪不設槍營塹柵之備每軍行聽鼓三伐不問昏晝一匝便行未逢大敵不乘戰馬俟近我師即競乘之所以新羈戰蹄有餘力也且用軍之術成

列而不戰俟退而乘之多伏兵斷糧道冐夜舉火上風曳柴饋餉自齎退敗無耻散而復聚寒而益堅此其所長也中原所長秋夏霖霪天時也山林河津地利也槍突劒弩兵勝也財豐士衆力強也乘時互用較然可知王師備邉破敵之計每秋冬時河朔州軍縁邉砦柵但專守境勿輙侵漁令彼尋戈其詞無措或戎馬既肥長驅入寇契丹主行部落萃至寒雲翳日朔雪迷空鞍馬相持北軍之利所宜守陴坐甲以逸待勞令騎士並屯

於天雄軍貝磁相州以來若分在邉城緩急難於會合
近邉州府只用步兵多屯弩手大者萬卒小者千人堅
壁固守勿令出戰彼以全國之兵此以一郡之衆雖勇
懦之有殊慮衆寡之不敵也國家別命大將總統前軍
以遏侵軼只於天雄軍邢洺貝州以來設犄戎之備俟
其陽春啟候敵計既窮新草未生陳荄已朽蕃馬無力
疲寇思歸逼而逐之必自奔北前軍行陣之法馬步精
卒不過十萬自招討以下更命三五人藩侯充都監副

戎排陣先鋒等職臨事分布所貴有權追戎之陣須列前後其前陣萬五千騎陣身萬人是四十指揮左右梢各十指揮是二十將每指揮作一隊自軍主都虞候指揮使押當每隊用馬突或刃子槍一百餘並弓劒骨朶其陣身解鐙排之俟與戎相搏之時無問厚薄十分作氣槍突交衝馳逐往來後陣更進彼若乘我深入陣身之後更有馬步人五千分為十頭以撞竿鐙弩俱進為回騎之舍陣梢不可輕動蓋防橫騎奔衝此陣以都監

主之進退賞罰便可裁決後陣以馬步軍八萬掐討董之與前陣不得過三五里展梢實心布常山之勢左右排陣分押之或前陣擊破寇兵後陣亦禁其馳驟輕進蓋師正之律也牧誓云四伐五伐乃止齊焉慎重之戒也是以開運中晉軍犄戎未嘗放散三四年間雖德光為戎首多計桀黠而無勝晉軍之處蓋併力禦之㷔後以任人不當為彥澤之所誤如將來殺獲驅攘之後聖人務好生之德設息兵之謀雖降志難甘亦和戎為便

魏絳嘗陳五利奉春僅得中策歷覿載籍前王皆然易稱高宗用伐鬼方詩美宣王薄伐玁狁是知戎狄侵軼其來尚矣然則兵為凶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若精選使臣不辱君命通盟繼好弭戰息民此亦策之得也臣每見國朝發兵未至屯戍之所已於兩河諸郡調民運糧遠近騷然煩費十倍臣生居邊土習知其事況幽州為國北門押蕃重鎮養兵數萬應敵乃其常事每逢調發惟作糗糧之備入蕃浹旬軍糧自齎每人給麨斗餘

盛之於橐以自隨得馬每匹給生穀二斗作口袋飼秣日以二升為限旬日之間人馬俱無飢色更以牙官子弟戮力津擎裹送則一月之糧不煩饋運俟大軍既至定議取捨然後圖轉饟亦未為晚

淳化五年琪又上書言邊事曰臣頃任延州節度判官經涉五年雖未嘗躬造夷落然常令蕃落將和斷公事歲無虛月蕃部之事熟於聞聽大約党項吐蕃風俗相類其帳族有生户熟户接連漢界入州城者謂之熟户

居深山僻遠橫過寇畧者謂之生戸其俗多有世讐不相來往遇有戰鬬則同惡相濟傳箭相率其從如流雖各有鞍甲而無魁首統攝並皆散漫山川居常不以為患党項界東自河西銀夏西至靈鹽南距鄜延北連豐會厥土多荒隙是前漢呼韓邪所處河南之地幅員千里從銀夏至青白兩池地惟沙磧俗謂平夏拓拔蓋蕃姓也自鄜延以北多土山栢林謂之南山野利蓋羌族之號也從延州入平夏有三路一東北自豐林縣葦子

驛至延川縣接綏州入夏州界一正北從金明縣入蕃界至盧關四五百里方入平夏州南界一西北歷萬安鎮經永安城出洪門至宥州四五百里是夏州西境我師如入夏州之境宜先招致接界熟戶使為鄉導其強壯有馬者令去官軍三五十里踏白先行緣此三路土山柏林溪谷相接而復隘陿不得成列躡此鄉導可使步卒多持弓弩槍鋸隨之以三二千人登山偵邏候見坦塗寧靜可傳號勾馬遵路而行我皆嚴備保無虞也

長興四年夏州李仁福死有男彛超擅稱留後當時詔延州安從進與李彛超換鎮彛超據夏州固不奉詔朝廷命邠州藥彦稠總兵五萬送從進赴任時頓兵城下議欲攻取軍儲不繼遽命班師而振旅之時不能嚴整失戈棄甲遂為邉人之利臣又聞党項號為小蕃非是勍敵若得出山布陣止勞一戰便可盪除深入則饋運艱難窮追則道路幽隱莫若緣邉州鎮分屯重兵俟其入界侵漁方可隨時掩擊非惟養勇亦足安邉凡烏合

之徒勢不能久利於速鬬以騁兵鋒莫若持重守疆以挫其鋭彼無城守衆乏餱糧威賞不行部族分散然後審令覘其保聚之處預於麟府鄜延寧慶靈武等州約期會兵四面齊進絶其奔走之路合勢擊之可以剪除無噍類矣仍先告諭諸軍擊賊所獲生口資畜許為已有彼為利誘則人百其勇也靈武路自通遠軍入青岡峽五百里皆蕃部熟户向來人使商旅經由並在部族安泊所求賂遺無幾謂之打當亦如漢界逆旅之家宿

食之直也此時大軍或須入其境則鄉導踏白當如夏州之法況彼靈州便是吾土芻粟儲畜率皆有備緣路五七程不煩供饋止令逐都兵騎裹糧輕齎便可足用諺所謂磨鐮殺馬踢一時之力也旬浹之餘固無闕乏矣又臣曾受任西川數年經歷江山備見形勢要害利州最是咽喉之地西過桔栢江去劒門百里東南去閬州水陸二百餘里西北通白水清川是龍州入川大路鄧艾於此破蜀至今廟貌存焉其外三泉西縣興鳳等

州並為要衝請選有武畧重臣鎮守之奏入上容寫其
奏令繼隆擇利而行
端拱二年知制誥田錫答詔論邉事上奏曰臣伏覩今
月十一日御札宣示内外文武臣寮以北鄙多虞戎人
為患延佇良策降諭德音詢禦侮之嘉謀問安邉之遠
畧俾悉陳於異見將擇用其所言臣之顓愚豈足上副
宸旨臣之狂直敢不罄盡鄙懷倘敭納可裨於事宜則
明聖不罪於狂瞽臣每讀史傳詳觀古來戎狄騷邉乃

是常事朝廷設備自有常規舉其大畧而言之不過訓練師徒選擇將帥廣蓄儲備多置屯田嚴其池城明於斥候謹於烽火利其甲兵行間諜以離狄心禁侵擾以怠敵意待彼羸弱因勢取之候其賔服以德綏之此皆方冊備陳采擇可用也捨此則未見禦戎之術用此在臨事之宜兵機則不可定謀邊議則須依古制今具條奏惟陛下擇而行之

一今之禦戎無先於選將帥既得將帥請委任責成

不必降之以陣圖不須授之以方畧自然因機設
變觀釁制宜以此無不成功以是無不破敵昔漢
之西羌犯塞攻城邑殺長吏趙充國年七十矣上
使邴吉問曰誰可為將充國對曰無踰老臣以是
言之則請令宰臣已下各舉堪為將帥者又令宿
舊武臣素有問望者亦令自舉然後陛下詳擇而
用之又趙充國既為將宣帝遣問曰將軍度敵勢
如何當用幾人充國曰百聞不如一見兵難隃度

臣願馳至金城圖上方畧然羌戎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以屬老臣勿以為憂以是言之昔充國為老將尚謂百聞不如一見况今委任將帥而每事欲從中降詔授以方畧或賜與陣圖依從則有未合宜專斷則是違上旨以此制勝未見其長伏乞速命宰臣令舉良將及令素有問望宿舊武臣自舉其能及舉所知者也

一將帥行恩信邺士卒必豐財貨方得士心昔趙奢

為將所得王之賞賜盡與軍吏又李牧為將軍市之租皆用享士卒魏尚守雲中其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享賔客軍吏是以匈奴不近雲中之塞今國家所命將帥雖古今異宜凡有給賜今則誰敢效古散家財賞士卒去吝嗇有幾何人哉若以年年供億輓運老師費財曷若厚給將帥使之賞用也又聞近侯伯亦有廳直三五十人習騎射為心腹每出入陣敵得以廳直隨身翼衛主帥

後來不敢養置昨來揚業陷陣訪聞亦是無自己腹心從人䕶助捍禦以致為狄之所獲今雖時異事殊然廢置利害亦繫詢訪行之

一令之禦戎以沿邉諸郡有勇智者命為刺史委之自用方畧警急利便事訖方奏使人人各盡其才術此必為陛下各立殊勲控制侵侮昔後漢郭伋為漁陽太守時匈奴數抄郡界邉境苦之伋乃整飭士馬設攻守之畧匈奴畏憚不敢入塞人得安

業在職五歲户口增倍又張堪為騎都尉破匈奴
於高柳拜漁陽太守捕繫姦猾賞罰必信人皆樂
為用匈奴以萬騎入漁陽堪乃率數千騎奔擊大
破之郡界以静乃於狐奴開稻八千餘頃勸人耕
種以致豐富百姓歌之視事八年匈奴不敢犯塞
以此言之則沿邊諸郡請令擇有智勇者為刺史
必副陛下之憂寄也
一令之禦戎更在悦取軍情凡經揀退尚堪力役者

却與元本料錢其殁陣及守戍死亡兵士所有在營老幼宜矜憫優恤或給賜令各存活勿使寒飢無所歸向又不可取充洒掃裁縫之隷其次揀中新招到軍雖稍有身手人材未宜便令管轄舊人須是經歷行陣稍知軍伍次第微有勞效者方令充節員所貴已下亦各甘心兼易為驅使若曾有功勞未得優賞者即乞别作名目優異酬賞臣未知朝廷府庫錢帛之大數亦不知國家支費用度

之衆寡若陛下省罷塔廟之費耗迴充軍旅之賞給則孰不革其怨心孰不致其死力若使破敵必副陛下平戎之心也

一今之禦戎亦宜別設條例等第立賞若得一堡壘或復一障亭與某官與若干賞賞不踰時必誠必信條例不煩令軍中曉會此必有果敢智謀之士副陛下之立賞也

一今之禦戎又宜以重賞名募敢死之士仍以古來

選士之科以取士卒亦於軍中擇取應得選士之條目令舉其六七更可詳酌增損且據兵書言之取曾習韜鈐者有謀畫者又取能知敵情偽者取能知山川險易逕路迂直者取强力過人能斬將搴旗者又取往復數百里不及暮至者又取能破格舒鈎或負數百斤行五十步者又取趫捷若飛能踰塹壘出入無形善窺覘者各區别技能置立部分以副將帥之指使也

一今之禦戎外則委任將帥內則詢謀宰臣行一事必使宰臣知之出一詔必令宰臣議之臣聞前年出師向北命曹彬以下欲取幽州是侯利用賀令圖之輩悞惑聖聰陳謀畫策而宰臣昉等不知又去年招置義軍刺配軍分宰相普等亦不知之豈有議邊陲發師旅而宰相不與聞若宰相非才何不罷免宰相可任何不詢謀今宰相普三入中書再出藩鎮重望碩德元老大臣人所具瞻事無不

歷乞陛下以軍旅之事機密之謀悉與籌量盡其規畫此乃國體君父至公臣聞偏信生奸獨任成亂俟利用賀令圖等既悞陛下機宜於前無令似俟利用賀令圖者復悞陛下機宜於後伏乞陛下一一與宰臣謀議事事與宰相商量悔目前獨斷之明詳今後公共之理則事無不允當下無不盡忠則大臣之間足以副陛下憂勤之旨也

一今之禦戎在乎辨邉上奏報之虛實察左右蒙蔽

之有無奏失利則未必盡言報大捷則不足深信陛下未當信而先信陛下本欲知而未知如此何以料安危如此何以策成敗安危成敗之理乞陛下詳而察之

一今之禦戎無先用諜兵書曰事莫密於間賞莫重於間狄中自有諸國未審陛下曾採得凡有幾國否幾國與匈奴為讐若悉知之可以用重賞行間諜間諜若行則敵人自亂敵人自亂則邉鄙自寧

昔李靖用間破突厥心腹之人自離貳也書在唐史其事可知宜募能往絶域鬬亂蕃部使交相侵害如漢之陳湯傅介子之流則不勞師徒自然歸化此可以緩陛下憂邉之心也其餘謹烽火明斥候亦可以依古法為警備趙充國傳曰五星出東方中國大利蠻夷大敗太白出高用兵深入敢戰者吉雖天道逺而難知然昭昭垂象緯者為陛下言兵之利害也

一今之禦戎凡召發兵士或儲糧草亦宜謹靜勿使
喧煩臣竊聞去年於户稅上折科馬草及官中和
買當買納未足之間即有使臣催督貧下户婦女
有行科校者又聞汴河乾淺遂分南河水添注汴
河以待漕運國家計度何在而臨時一至於此輦
轂之下豈無外國諜人臣即不知國家見在軍儲
支得幾年若是無九年之糧實為無備若是無三
年之糧實為窘急若不窘急則何以科校婦女而

納草添注河水而待漕運也

一今國家富有天下精卒利兵計有百萬然無將帥為陛下治兵昔吳起為將為士卒吮癰霍去病為將漢帝欲為治第去病曰匈奴未滅豈以家為嬰為將得所賜金千斤陳於廡下軍吏過者則量取為用未喻陛下以今之將帥如吳起霍去病否若以臣所見即將帥必無其人何以知之將帥肯與士卒吮癰乎若賜第宅肯不要乎將帥非材即

無威名何以使匈奴望風而懼今有居顯位食厚禄為國之謀即不足奉身之謀即有餘何以副陛下致太平之心何以致陛下成清静之理然以臣所見凡小小公事不勞陛下一一用心若以社稷之大計為子孫之遠圖則在乎舉大畧求將相帝王之大體也設如人欲理身先理心心無邪則身自正欲理外先理内内既理則外自安臣謂邊上動由朝廷動之邊上静由朝廷静之任賢相於内

則百職舉而紀綱振委良將於外則四夷服而邊鄙安臣之愚衷備於此矣已然之患旣陛下徧訪直言未然之虞乞陛下常切留意

一已上條奏悉是國家已然之事所以勞陛下謀及卿士詢于芻蕘凡百臣寮悉陳所見然臣謂國家復有未然之事得不為陛下言之得不為陛下憂之今戎主一姥而已用姦人為謀主頗有輕中國之志今春夏必漸退秋冬必復來制之禦之惟在

前所籌數事而已若使狄人禦之而不去邊境備之而未寧加以匈奴間諜於西蕃漢家未斷其右臂即秦隴千里之外瓜沙玉關之西恐非國家之所有萬一兵歉相仍寇盜多起此時何以誅之此時何以禦之聖人不能不灾而能禦灾今陛下聖德合天二邊無虞萬里晏然居安思危之計得不由未然之事而豫防之此亦禦戎之遠意也

右臣備位掖垣忝司誥命祗奉睿旨俾陳方畧昧於時

事思慮不精然扵狂愚庶或可采

端拱中契丹擾邊節度副使何承矩上疏曰臣幼侍先

臣關南征行熟知北邊道路川源之勢若扵順安砦西

開易河蒲口導水東注扵海東西三百餘里南北五七

十里資其陂澤築隄貯水為屯田可以遏敵騎之奔軼

俟朞歲間關南諸泊悉壅闐即播為稻田其縁邊州軍

臨塘水者止留城守軍士不煩發兵廣戍收地利以實

邊設險固以防塞春夏課農秋冬習武休息民力以助

國經如此數年將見彼弱我強彼勞我逸此禦邉之要策也其順安軍以西抵西山百里許無水田處亦望選兵戍之簡其精銳去其冗繆夫兵不患寡患驕慢而不精將不患怯患偏見而無謀若兵精將賢則四境可以高枕而無憂太宗嘉納之

真宗即位李宗諤拜起居舍人從幸大名上疏曰國家馭邉之術制勝之謀將帥之短長兵衛之衆寡宸算廟謨盡在吾術中矣今之言事者不過請陛下益兵貯糧

分道掩殺言之甚易行之則難始受命則無不以攻堅
陷陣為壯圖及遇敵則惟以閉壘塞關為上計孤君父
之重委致生靈之重困興言及此誠可歎息自古行軍
出師無不首擇將帥夫將帥隨材任使守一郡控一城
分領驍勇爭據要害又豈直二路主帥之名然後能制
六師生死之命乎今陛下選任非不至也權位非不重
也告戒非不丁寧也處置非不專一也而外敵犯塞車
駕親征曾不聞出丁人一騎為之救助不知深溝高壘

秣馬厲兵欲安用哉臣以為臨軍易帥拔卒為將在此時也有功者拔於朝不用者戮於市亦在此時也惟陛下圖之然後下哀痛之詔行蠲復之恩回鑾上都垂衣當宁豈不盛哉

咸平元年京西轉運副使朱台符上言曰臣聞蠻夷猾夏帝典所載商周而下數為邊害或振旅薄伐或和親脩好歷代經營斯為良策至於秦築長城而黔首叛漢絶大漠而海内虛匱逞志一時貽笑萬代此殷鑒不遠也

頃者晉氏失御中原亂離太祖深鑒往古酌取中道與民休息遣使往來二十年間罕聞入寇汰省戍邊之卒不興出塞之兵關防謐寧府庫充溢信深得制禦之道也幽薊之地實維我疆尚隅混同所宜開拓太宗平晉之後因其兵勢將遂取之人雖協謀天未厭亂蟾𭊬拒轍用稽靈誅重興弔伐之師又作遷延之役自茲厥後大肆兇鋒殺掠軍民攻拔城砦長驅深入莫可禁止當是時也以河為塞而趙魏之間幾非國家所有旣阻歡

盟乃為備禦屯士馬益將帥芻粟之飛輓金帛之委輸贍給賞賜不可勝數繇是國家之食貨匱於河朔矣陛下自天受命與物更始繼遷授節黎桓加爵咸命使者鎮撫其邦惟彼契丹未加渥澤非所以柔遠能邇昭王道之無偏也今祥禫將終中外引頸觀聽德音臣愚以為宜於此時赦契丹罪擇文武才畧習知邊境辯說之士為一介使以嗣位服除脩好隣國往告諭之彼十年以來不復犯塞以臣計之力有不足志欲歸鄉而未得

其間也今若垂天覆之仁假來王之便必懽悦慕義遣使朝貢因與之盡捐前惡復尋舊盟利於貨財許以關市如太祖故事使之懷恩畏威則兩國既和無北顧之憂可以專力西鄙繼遷自當革心而束手矣足一舉而兩得也

二年度支判官梁顥扈蹕大名詔訪羣臣邉事顥上疏曰臣聞自古用兵之道在乎明賞罰而已然而賞不可以獨任罰不可以少失故兵法曰罰之不行譬如驕子

之不可用又曰善為將者威振敵國令行三軍盡忠益
時者雖讎必賞犯法敗事者雖親必罰故孫武斬隊長
而兵皆整穰苴斬監軍而敵遂退以此言之兵法不可
不正也昨者命將出師乘秋備塞而傅潛奉明詔握重
兵逗撓無謀守陴翫寇老精兵於不用以至蕃馬南牧
邉壘晝驚河朔之民流移失所魏博以北蹂踐一空遂
致殘妖未殄鑾輅親征此所謂以賊遺君父者也乃或
赦而不問則何以謝横死之民或黜而不戮則何以恢

用兵之畧以軍法論之因合斬潛以徇軍中降詔以示天下如此則協前古之典章戒後來之將帥然后擇邊臣之可用者就委用之臣嘗讀漢史李廣之屯兵行師也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人人自便不擊刀斗以自衛遠於斥候未嘗遇害而廣終為名將士卒樂用又唐高祖之備北邊也選勁兵為游騎不齎軍糧隨逐水草遇敵則殺當時以為得策願於邊將中不以名位高卑但擇其武勇謀畧素為衆所推服者取十人馬人付騎士

五千器甲完備輕齎糧糗逐水草以為利往復扞禦不令入郡邑不許聚處遇有寇兵隨時掩捕仍令烽候相望交相救應緣邊州郡守城兵帥即堅壁以待之遇游騎近城掩殺邊寇內量出兵甲援救如此則乘城者不堅閉壘門免坐觀於勝負捍邊者不苟依郡郭可行備於寇攘雖匪良籌且殊膠柱時論頗稱之

右司諫孫何論禦戎畫一利害上奏曰臣聞禦戎之道選將為難將求邊鄙之乂寧必假英雄而鎮撫居其位

不可一日無其寵得其人不可一日無其權責成之効既多錫命之儀須重謹按史記漢高祖將定三秦擇良日齋戒設壇場拜韓信為大將軍部管諸將魏故事遣將出征符節即授節鉞跪而推轂北齊命將出征則太卜諸廟灼龜授旗鼓於廟皇帝陳法駕服衮冕拜於太廟徧告訖降就中階引上將操鉞授柄將軍既執斧鉞對曰國不可從外治軍不可從中制臣即授令有鼓旗斧鉞之命而無一言之命於臣帝曰苟利社稷將軍以

之將軍就載斧鉞而出皇帝推轂度門曰從此已外將軍制之也今國提封萬里臣妾四夷唯此契丹獨迷聲教暴犯我疆理殺傷我士民以陛下英武天資睿謀神授可以斷匈奴之右臂焚老上之龍庭而無戰之師或聞挫衄久安之地亦被憑陵者良由將帥或非其人委任未能盡善監制之臣寮稍衆倚毗之恩禮猶輕所頼陛下親御六師按巡河朔盡逐異方之衆方安黎庶之心臣伏見駐泊行營都部管即古之將軍大總管之任

也授任赴鎮之際錫賜甚厚公使稍優之外縱握十萬之師但授尺一之詔前所謂築壇告廟之禮皆闕而未建良可惜也又都部管副部管之任多是將領久經勞苦攀附鱗翼特沐寵光或決裂以無謀或遷延而玩寇所以動煩聖算鮮有成功謹按太公六韜有妻子之將有十人之將百人之將千人之將萬人之將百萬人之將則風彩名聲器度權變亦不可不察之察之亦不可不精也伏乞於中外文武臣寮中以將將之術采赫赫

之名取其文武相資智勇兼備者盛其禮重其權使受
命之初可以聳動人聽出疆之日可以震懾邊庭先是
監陣先鋒之類本用中官內使者減去其半皆以偏將
為之庶其各禀指蹤無憂掣肘果用此道則四塞可以
高枕萬里如有長城矣設若探刺邊情宣傳機事必藉
使者以寧衆心則乞於親信臣寮中選如有所聞亦乞
閱其實事然後指揮

一臣聞外域之為患中國也久矣周曰獫狁漢曰匈

奴晉有劉石周有蠕蠕隋有突厥唐有吐蕃皆伺隙窺邊乘間犯塞勇悍好鬬殺掠吏民馳騁無厭吞噬亭障前代憤其如此亦嘗按劒懣怒命將出征或十萬以横行或五千而深入而四夷之衆部落般繁道里遼濶或聚守其險要之地或散屯於平坦之鄉有利即來無得而去中國奪其地不足耕墾獲其人不足訓齊徒勞師而費財終有損而無益故宣王之詩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蓋譬乎

鄰室之人亦相與比戶而已不與角乎勝負螻蟻
計其短長唯始皇孝武秣馬厲兵長驅萬里雖南
牧暫息而中國蕭然故嚴尤以為漢得下策周得
中策秦無策焉與夫保境庇民訓兵練將來則勿
縱去即勿追固不可同年而語矣且契丹者塞外
小蕃軍威匪盛料其土地計其人民固不敵中原
之數郡多行不義公肆無厭惡既貫盈天當譴責
但沿邊將吏等亦有設奇沽譽恃勇貪功遇彼射

鶻便稱萬衆逢其飲馬即舉邊烽間隙一生干戈不已及逢大敵又怯先登或堅壁以自安或死戰而無益兵連禍結何莫由斯伏乞嚴誡邊防俾謹疆界運權謀而制勝嚴斥堠以防奸彼將動則必知此有謀而皆秘若邊疆之侵軼必在驅除如將帥之張皇亦宜禁戢昔羊祜之鎮襄漢李牧之守鴈門破敵建功皆此術也惟陛下不以臣愚而用其言則邊民幸甚

一臣聞唐堯建國有此冀方廉頗帥師思用趙卒蓋
土風雄毅民性剛方靜足以控壓四方動可以驅
除七狄故杜牧有言曰河北視天下猶珠璣也天
下視河北猶四支也當六雄之角立則大魏為擾
洎三鎮之橫行則常山最盛豈不以慣聞金鼓狃
習干戈不憚轉餉之勤不怨征戰之死國家恭行
天討屢出王師雖睿算所加舉無遺策靈旗所指
告厥成功然摧鋒陷堅之人斬將搴旗之士不居

貝冀必出邢洺與夫河南之人主客既已不同勇
怯又甚遼絶伏惟陛下去冬已來講求軍政詳究
武經惻隱憂虞形於詔旨憫疲民之轉粟蠲彼賦
税念猛士以守方優其月給凡是廳直静塞雲翼
驍捷之類皆降宣旨升為禁軍甚叶機宜頗聞效
用但或聞沿邊屯駐駐泊兵士等尚多河南之人
亦有江浙西川廣南等揀到軍伍臣恐土宜既異
習俗不同緩急之間誤累邊事況寓縣之地至廣

鎮守之處亦多何必强其不能違其本性欲乞特降宣命應是河南及江南兩浙西川廣南軍人並不令邉上駐泊屯駐却支分於别處防遏一則使趙魏之士固彼疆埸一則免吴蜀之人彰其畏懦鬬志既皆齊一軍聲亦皆雄豪臣愚以為斯事亦防秋備寇之大端惟陛下采而行之

孫何從幸大名詔訪邉事何上疏曰陛下嗣位以來訓師擇將可謂至多以高祖之大度兼蕭王之赤心神武

冠於百王精兵倍於前代分閫仗鉞者固當以身先士卒為心賊遺君父為耻而列城相望堅壁自全手握强兵坐違成筭遂使敵人得計戎馬肆行焚刼我郡縣係累我黎庶陛下攄人神之憤怒憫河朔之生靈爰御六師親幸澶魏天聲一振敵騎四逃雖鎮定道路已通而德棣烽塵未息此殆將帥或未得人邉奏或有壅閼隣境不相救援糗糧須俟轉輸之所致也將帥者何或恃勇無謀或忌功玩寇但全城堡不恤人民邉奏者何謾

塞之臣固禄守位城池焚刼不以實聞老幼殺傷託言他盜不救援者何緣邉州縣城壘參錯如輔車脣齒之相依若頭目手足之相衛託稱兵少不出或待奏可乃行俟轉輸者何敵騎往還迅馳疾逝羸糧景從萬兩方行追乎我來寇已遁去此四者當今急務擇將帥則莫若文武之内參用謀臣防壅閼則莫若凡奏邉防陛見庭問合救援則莫若督以軍令聽其便宜運糗糧則莫若輕齎疾馳角彼趫捷今大駕既駐鄴下契丹終不敢

萌心南收所慮蔫食者惟東北無備之城繕完周防不可不慎且敵軍勇悍不厭金革今契丹西畏大兵北無歸路勢窮則勇銳不可輕餘敵尚或稽誅奔突亦宜預備大河津濟處處有之亦望量屯禁兵扼其要害則請和之使不日可待真宗覽而嘉之

契丹南侵屢遣内侍以客詔問禦遏之計客封以獻嘗詔聽邉民越拒馬河塞北市馬何承矩上言曰緣邉戰櫂司自淘河至泥沽海口屈曲九百餘里此天險也太

宗置砦二十六鋪百二十五廷臣十一人戍卒三千餘部舟百艘往來廵警以屏姦詐則緩急之備大為要害今聽公私貿市則人馬交度深非便宜且砦鋪皆為虛設矣疏奏即停前詔

三年承矩知雄州又上言曰契丹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以馳騁為容儀以弋獵為耕釣櫛風沐雨不以為勞露宿草行不以為苦復恃騎戰之利故頻年犯塞臣聞兵有三陣日月風雲天陣也山陵水

泉地陣也兵車士卒人陣也今用地陣而設險以水泉而作固建設陂塘綿亘滄海縱有敵騎安能折衝昨者契丹犯邊高陽一路東負海西抵順安士庶安居即屯田之利也今順安西至西山地雖數軍路纔百里縱有邱陵岡阜亦多川瀆泉源因而廣之制為塘埭自可息邊患矣今緣邊守將多非其才不說詩書不習禮樂不守疆界制御無方動誤國家雖提貔虎之師莫遏鸛鵞之衆臣按兵法凡用兵之道校之以計而索其情謂將

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衆孰强士卒孰練賞罰孰明此料敵制勝之道也知此而用戰則必勝否則必敗夫惟無慮而易敵者必擒於人也伏望慎擇疆吏出牧邊民厚之以奉禄使悦其心借之以威權使嚴其令然後深溝高壘秣馬厲兵為戰守之備修仁立德布政行惠廣安輯之道訓士卒闢田疇勸農耕畜芻粟以備凶年完長戟修勁弩謹烽燧繕保戍以防外患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如此則邊城按堵矣臣又聞古之明王安

集吏民順俗而教簡募良材以備不虞齊桓晉文皆募兵以服鄰敵故强國之君必料其民有膽勇者聚為一卒樂進戰効力以顯忠勇者聚為一卒能踰高赴遠輕足善鬭者聚為一卒此三者兵之練鋭内出可以決圍外入可以屠城況大小異形强弱異勢險易異備卑身以事强小國之形也以蠻夷伐蠻夷中國之形也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滅常惠用烏孫而邉部寧且聚膽勇樂戰輕足之徒古稱良策請試行之且邉鄙之人多負

壯勇識外邦之情僞知山川之形勝望於邊郡置營召募不須品度人才止求少壯有武藝者萬人俟契丹有警令智勇將統而用之必顯成功乃中國之長筭也

工部侍郎集賢學士錢若水荅詔論邊事奏曰臣官忝貳卿曾叨大用國家得失臣合先言但以仲夏朝廷舉兵以來秋末敵人鈔邊之後凡有機事臣莫得聞是以不敢上言恐成狂瞽今陛下躬擐甲胄蒙犯雪霜駐蹕大名已踰旬浹一日偏詢輿論明發德音大率不過即

今禦戎之策將來安邉之術耳唯兹二事試為陛下言之臣聞孫武著書以伐謀為上漢高將將以用法為先伐謀者何盖將帥料敵制勝也用法者何盖朝廷能賞罰不私也今傅潛領數萬雄師閉門不出坐看敵軍俘掠生民上則孤陛下委注之恩下則挫陛下鋭師之氣此盖傅潛不能制勝朝廷未能用法使然也軍法臨陣不用命者斬若陛下明申重法斬潛以徇然後擢如楊延昭楊嗣者五七人增其爵秩分授兵柄使各將萬人

間以强弩令分路討除孰敢不用命哉敵人聞我將帥用命不退則有死豈不懼惻豈獨思遁耶亦來歲不敢犯邊矣如此則不出半月可以坐清邊塞然後鑾輅還京陛下威聲振四海矣臣嘗讀五代史見周世宗即位之始劉崇結敵軍遣大將楊衮領騎數萬隨崇至高平當時懦將樊愛能何徽等臨敵不戰世宗知之翌日大陳宴會斬愛能徽等拔偏將十餘人令分兵擊太原劉崇聞之股慄不敢出敵人即日而遁是以兵威大振爾

後収淮甸下秦鳳平關南如席卷耳以陛下睿聖神武豈愧于周世宗乎此所謂即令禦戎之策也其將來安邉之術臣不敢廣引前事慮煩聖聰止以近事言之太祖朝制最得其宜止以郭進在邢州李漢超在關南何繼筠在鎮定賀惟忠在易州李謙溥在隰州姚内斌在慶州董遵誨在通遠軍王彦昇在原州然但得沿邉巡檢之名不授行營部管之號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立功者厚加賞賚其位皆不至觀察使位不高則朝廷易制

久不易則邉事盡知然後授以聖謨不令生事來則掩殺去則勿追所以十七年中北戎西蕃不敢犯塞以至屢遣戎使先來乞和此皆布在耳目陛下之所知也伏望遵太祖之故事察下臣之愚衷精擇名臣分理邉塲罷部管之號使其不相統臨置廵檢之名俾其遞相救應如此則出必擊寇入則守城不數年間可致邉烽罷警矣

若水知開封府時北邉未寧內出手札訪若水以策若

水陳備邊之要有五一曰擇郡守二曰募鄉兵三曰積芻粟四曰革將帥五曰明賞罰何謂擇郡守今之所患在戰守不同心望陛下選沈厚有謀諳邊事者任為邊郡刺史令兼緣邊廵檢許召勇敢之士為隨身部曲廩贍不充則官為支給然後嚴亭障明斥候每得事宜密相報示寇來則互為救應齊出討除寇去則不令遠追各務安靜茍無大過勿為替移儻立微功就加爵賞如此則戰守必能同心而敵人不敢近塞矣何謂募鄉

兵今之所患患在不知敵情望詔逐州名邉民為招收軍給與糧賜蠲其賦租彼縁兩地之中各有親族使其懐恵來布腹心彼若舉兵此必預知茍能預知則百戰百勝矣何謂積芻粟今之所患患在困民力望陛下令縁邉各廣營田以州郡長官兼其使額每歲秋夏較其課程立旗鼓以齊之行賞罰以勸之仍縱商人入粟縁邉儻鎮戍有三年之備則敵人不敢動矣何謂革將帥今之所患患在重兵居外輕兵居内去歲傅潛以八萬

騎屯中山魏博之間鎮兵全少非鑾輅親征則城邑危矣望陛下慎選將臣任河北近鎮仍依舊事節制邊兵未能削部署之名望且減行營之號有警則暫巡邊徼無事則却復舊藩豈惟不啟戎心況復待勞以逸如此則不失備邊之要又無聚兵之名且使重兵不屯一處進退動静無施不可矣何謂明賞罰今之所患患在戍卒驕惰臣自知府以來見侍衛殿前兩司送到邊上亡命軍卒人數甚多臣試訊之皆以思親為言此蓋令之

不嚴也平時尚敢如此況臨大敵乎望陛下以此言示將帥俾申嚴號令以警其下古人云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又曰法不可移令不可違臣甞聞郭進出鎮西山太祖每遣戍卒必諭之曰汝等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其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未甞少衂陛下能鑒前日之事即今日之元龜也若水又言邊部用兵唯視太白與月為進退者誠以太白者將軍也辰星者廷尉也合則有戰不合則無戰合於東則主勝

合於西則客勝陛下能用臣言以謹邉備則邉部不名而自來矣太祖臨御十七年間未嘗生事疆埸而敵人往往遣使乞和者以其任用得人而備禦有方也陛下苟思兵者凶器戰者危事而不倒持太阿授人以柄則守在四夷而常獲靜勝此備禦之上策也

右正言直集賢院趙安仁荅詔論邉事上奏曰臣以為當今有急務者二經久有大要者五急務二者其一激勵戎臣舉賞罰之典何者自防秋以來有保一軍守一

壘而有功者有握重兵居重地而無功者故未能屏敵騎之迹止猾夏之謀今若有功者被加等之賞益以强兵使居要害之地無効者奪主兵之柄賜之重罰以懲逗撓之失則軍威自振敵氣自消故賞罰不可不舉也其二振救邉民行優卹之恵何者自敵人入寇以來邉民有闘敵之時没於兵刃者遣使收瘞之有骨肉分離廬舍焚毁者本部撫卹之陛下光宅中興照臨四海以一方之騷動勞萬乘之撫巡今封疆之臣既行信賞邉

鄙之俗又叶來蘇所宜歸奉宗祧以安遠近則神武不可不重也大要五者其一選將畧當今兵卒素練而其數甚廣用之邊方立功至少誠由主將之無智畧也豈非有一夫之勇者不足以為萬人之敵乎昔郤縠為將敦詩說禮杜預平吳馬上治春秋蓋儒學之將則洞究存亡深知成敗求之今世亦代不乏賢太祖太宗親選天下士令布在中外不啻數千人其間有材武知兵法可以為將者固有之矣若選而用之則總戎訓旅安邊

制敵不猶愈於一夫之勇者乎況其識君臣父子之道知忠孝逆順之理與夫不知書者固亦異矣其二持兵埶京師天下之根本也澶魏河朔之咽喉也鎮定股肱之地也是知根本在乎深固咽喉在乎控制股肱在乎運用蓋用兵衆寡貴得其宜若支大於體末重於本是以利器授人也其三求軍謀古者用軍必有成算諮謀籌畫以贊戎機比來用軍都無此選自今凡命將守邊仍取識孤虛成敗知寇戎情狀者為叅謀入官階資優

與選職況今武舉已議復行其軍謀宏遠武藝絶倫科望依唐室故事復開此選其四修軍政古之名將必得衆心師克在和戰則必勝投醪挾纊史冊具陳若非畏愛兼行豈得士卒樂用故穀梁傳云善為師者不戰言敵人畏其法令也今之將帥請先以軍政能不黜陟之則人人自謹於法令矣其五愛民力國家邉備尚嚴經費猶廣今歲輦運固已重勞苟或未議蠲租與免縁科折變不須給復可息疲羸仍望特戒有司務令省事用

全民力以備軍須陛下以上聖之資兼神武之畧盪平邊徼止在朝夕臣之狂言姑以竭愚忠之一効烏足以資廟勝之成算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二十二